

◀（上接 11 版）

陈先生对我们的读书要求是：重要作家必须读全集和详注，为了训练阅读古籍的能力，开始几家集子尽可能看不加标点的本子。同时围绕重点对同时代的二三流作家作一般的浏览，大致熟悉这些作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作品。在读作家全集的同时，通读《资治通鉴》、其他史书上的有关人物传记。第一年着重在多学、多思、积累材料。第二年练习写几篇论文。平时还要积攒一些创见，毕业时搞一个较有把握的比较大的问题。

陈先生认为，我们在背书、考据、学术的功底上比不上前人，但一代有一代的学风，不要妄自菲薄。搞学问应当有点野劲、生气勃勃，才能突破前人的饱和状态。我们的前辈在做学问方面给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应当认真揣摩他们的路子。很多问题要从根本上去想，不要光满足于一些现象的罗列，要找出它的原因。要设身处地为古人着想，知人论世，是为了讲公道话，不是充当古人的辩护士。

陈先生的《杜甫评传》是 20 世纪杜甫研究的一个里程碑，您也为此书写了跋，请您介绍一下阅读此书的体会？
葛晓音：陈先生写《杜甫评传》的整个经过，我都是非常了解的。在 1982 年出版了上卷以后，又在 1988 年 5 月出版了中、下卷，全书共计 108 万字。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本书，那么详细的从头到尾地把杜甫的生平论述出来。虽然杜甫的生平基本上是比较清晰的，这么多人研究过，但毕竟还是有很多细的地方，也还是搞不太清楚，陈先生把这些问题考证得非常仔细。如三大礼赋的献赋经过和背景、秦州行止、同谷居处、旅梓游踪、巴东行迹、东屯营田等等，都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诗人生活和思想。

陈先生对诗歌有很高的感悟力，说诗重妙悟，讲究巧于表达，对杜诗的解析有些还做了翻译串讲，这些串讲既能准确而又空灵地说明艺术给人的感受和联想，又能还诗歌以活泼的生活气息，同时注意随内容和风格而变换讲法，突现出原诗容易为人忽略的精彩之处。读起来还明白易懂，能够引人进入诗境。

最重要的，我觉得陈先生作为一个研究者，他是把自己当作杜甫的朋友，一个知己。所以他自己也说那本书有点像小说的味道，非常生动活泼有

趣。他老是称老杜如何，你跟着他，随着他的笔触，就可以把杜甫的生平、心路历程，看得非常清楚。还有一点，我们后来在学习研究杜甫的过程中，发现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陈先生这本《杜甫评传》中找到答案。小到一首诗的解析，大到一个问题，他几乎都有或详或略的论述。他这本书的参考价值是非常大的，而且也比一般的纯粹论述性的书要好看得多，研究著作能写得这

“陈先生的训练方法,是让我去找一个别人没有研究过的作家集子,看完以后选出我认为好的作品……鉴赏力是这样慢慢提高的。”

么吸引人的很少见。我的主要体会，都写在这个跋里面了。
陈先生这本《杜甫评传》，可以说把他一生研究唐诗的经验都融入进去了，是他研究唐诗的几十年深厚的积累。不是就杜甫论杜甫，他把杜甫那个时代，前前后后，上贯下连，整个都连在一起了。内容、背景是非常深厚的。这里头史学的、诗学的、文学的各种功夫都有，要慢慢地体会才能悟得出来。《杜甫评传》也是将义理、辞章、考据，时代、作家、作品综合起来的一个巅峰之作，给学界展示了一个大作家的研究需要积毕生功力的典范例子。

善于把新学和旧学综合在一起

请您综合评述一下陈贻焘先生的学术研究方法和成就？

葛晓音：我觉得陈先生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代人，他在我们的老师当中，是所谓的大师兄，比袁行霈老师这一辈年纪要大，比林庚先生一辈年轻，正处在两个年龄层中间。他没有念过私塾，沾了五四以来新派治学的光。他主张义理、辞章、考据三者要相结合，另外，还有时代、作家、作品，这六样东西综合在一起，能够做综合研究，这是最理想的治

学境界，他自己也确实是一直这么做的。

其实我的路子也是受他影响的。在杜甫之前，他比较突出的成就是在王维、孟浩然的研究方面。他做了两本选注，《王维诗选》和《孟浩然诗选》，西方的学者都认为是非常经典的，里面有很多的发明。他通过孟浩然诗里的行旅路线，考证出孟浩然的生平情况。这种做法就很有创新意义。这些考证奠定了研究孟浩

然生平和思想的基础，以后虽然还有学者补充，但基本不能出其范围。

除了王孟山水诗的研究，他还有一篇大论文，就是《从元白和韩孟两大诗派略论中晚唐诗歌的发展》，这篇文章特别长，有五万字。可以说最能体现出他的综合研究能力，他从中唐社会风尚、政治状况、文学背景等方面，对元白、韩孟两大诗派如何体现中唐诗歌“大变”的实绩作了独到的剖析，并以较大的气魄为这一时期复杂的诗歌发展状况勾出了清晰的脉络，提出了一些有名的观点，最有代表性的是指出白居易的新乐府讽喻诗实质上是“谏官的诗”。

还有就是对韩愈、孟郊、李贺的诗歌艺术表现上的原理，揭示得非常透彻，这在当时也是少见的。比如他揭示出李贺的艺术特点是“探寻前事”。“探寻前事”是杜牧对李贺的评价，他就解释所谓的“探寻前事”实际的原理是什么。这个对我启发特别大，一直到现在我都很重视这种研究方法。也就是说，不仅要说出这个作品好在哪里，还要说清它的原理在哪里？它为什么好？运用这种艺术表现的内在道理是什么？要把这一点说出来。这是古人的诗话也做不到的，是现代学术的思维方式。这些方面陈先生对我的启发是最大的。

除了杜甫以外，陈先生研究的作家有李白、王维、孟浩然、李贺、李商隐，后来还研究曹操。这些个案研究都非常精彩，后人研究的时候都是绕

不过去的。而且也体现了陈先生在诗学理论、历史文化各方面的综合学养。所以我就给他概括成“通新旧之学，达古今之理”，他是比较善于把新学和旧学综合在一起的。

在陈先生身边二十年，您对先生的了解想必很深，先生在您心目中是什么形象？对您影响最大的是什么？

葛晓音：陈先生为人宽厚，但非常正直，他对很多现象有自己的看法，能坚守做人的原则和底线。他对学生极其热忱，可以说倾尽全力吧，学生跟他也是非常之亲。他指导学生的很多办法，我们现在也一直在沿用，虽然我们达不到他当时的那种效果，现在的学生也不是当初的我们了。

最突出的是，陈先生对所有人都特别的热心肠，而且也比较容易动感情。他的真诚，无论是及门的弟子，还是一般的访问学者，只要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他有一颗童心，特别喜欢小孩子，让人觉得跟他很容易亲近。有时我就觉得，人和人的性格真的是不一样。陈先生那种热忱非常有感染力，有时候他也不一定和你说几句话，但你马上就会被他吸引。他又是一个非常风趣的人，所以很多人只要跟他打过一两次交道就很难忘记。

另外就是他那种尊师重道的作风，给我印象也很深。他对林庚先生特别尊敬，其实他并不是林先生的研究生，只是给林先生做过助教，但他就把林先生看成他的业师，每个星期都要到林先生那里去问安，写什么论文都要请林先生批评。直到我读研的时候，还是言必称林先生。我对林先生的好多印象也都是从陈先生那里来的。

他每次到南京大学都会去拜见程千帆先生。回来就详细地跟我讲，程先生跟他说了什么，眉飞色舞的，特别高兴。他对程先生那种崇敬，真是发自内心的。说起其他老一辈的学者，也总是饱含深情。对老辈学者的那种由衷的尊重、敬佩，我觉得我们这一辈的人可能都不一定能做得到。

陈先生经历过很多事，看问题很透彻，只是不轻易表态。你看他好像是一个很外向的人，其实他心里有很多的块垒。可他始终能够让自己保持着对生活的诗意感受，感情非常饱满浓烈，我觉得这一点也是挺不容易的。

（作者为公众号“尔雅国学报”编辑）

陈贻焘先生著作

